

雪山集

雪

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有序

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下萬餘種彙爲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觀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爲請旣不濫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歷中有畢昇爲活版以膠泥燒成而陸深金臺紀間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埏泥體麤鎔鉛質軟

俱不及錢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以詩

稽古搜四庫於今突五車開鑄思壽世積版或充閭張帖唐院集周文梁代餘同為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

鵝冠體

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鵝冠子即活字版第字體不工且多訛謬耳

富過鄴架儲

機圓省雕氏功倍謝鈔胥聯版事堪例埏泥法似疎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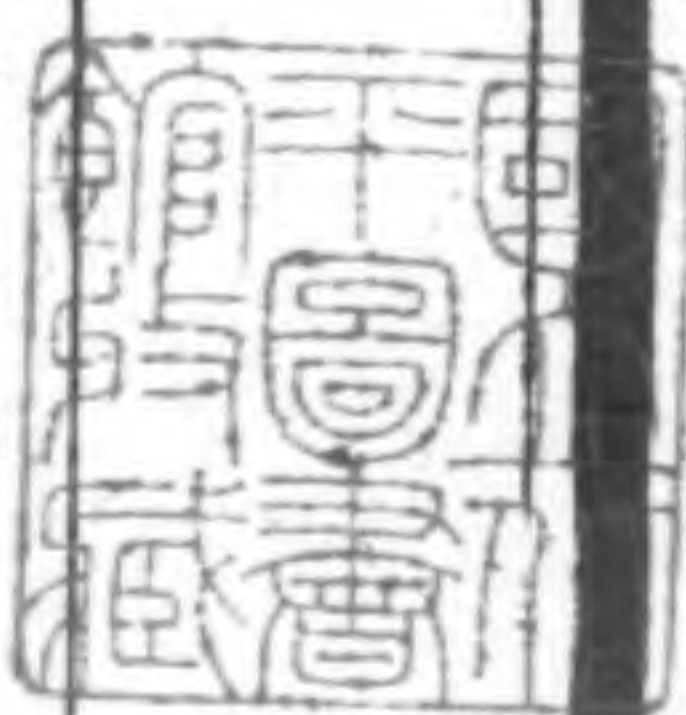
銅昔悔彼

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為活版排印歲工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

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毀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為非計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不更事半功倍乎深為惜之刊木此慙予既復羨梨棗還教慎魯魚成編示來學嘉惠志符初

乾隆甲午仲夏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奉



上諭據四庫全書館總裁將所輯永樂大典散篇進呈
朕詳加披閱內宋劉跂學易集十二卷擬請刊刻其
中有青詞一體乃道流祈禱之章非斯文正軌前因
題胡宿集見其有道院青詞教坊致語之類命刪去
刊行而抄本仍存其舊今劉跂所作則因己身服藥
交年瑣事用青詞致告尤爲不經雖抄本不妨姑存
刊刻必不可也蓋青詞跡涉異端不特周程張朱諸
儒所不肯爲卽韓柳歐蘇諸大家亦正集所未見若

韓愈之送窮文柳宗元之乞巧文此乃擬托神靈游戲翰墨不過借以喻言竝非實有其事偶一爲之固屬無害又如時文爲舉業所習自前明以來通人擅長者甚多然亦只可聽其另集專行不宜竝登文集況青詞之尤乖典則者乎再所進書內有擬請抄錄之王質雪山集內如論和戰守疏及上宋孝宗書諸篇詞旨剴切頗當事理竟宜付之剗削但其中亦有青詞一種竝當一律從刪所有此二書著交該總裁等重加釐定分別削存用昭評隲之允至現在纂輯四庫全書部帙計盈數萬所採詩文別集旣多自不能必其通體完善或大端可取原不妨棄瑕錄瑜如宋穆修集有曹操帳記語多稱頌謬于是非大義在所必刪而全集或可錄存亦不必因此以廢彼惟當于提要內闡明其故使去取之義昭然諸凡相類者均可照此辦理該總裁等務須詳慎決擇使羣言悉歸雅正副朕鑑古斥邪之意

雪山集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

卷一

奏議三首

卷二

奏議三首

卷三

奏議四首

卷四

表十首

論四首

卷五

序七首

題跋六首

卷六

記八首

卷七

記十三首

卷八

書八首

卷九

啓十四首

卷十

銘四首

贊十三首

傳四首

卷十一

雜著九首

卷十二

賦二首

雅二首

五言古詩十一首

七言古詩三十五首

卷十三

五言律詩七十三首

卷十四

七言律詩七十二首

卷十五

五言排律一首

五言絕句四首

七言絕句七十八首

卷十六

詩餘七十五首

臣等謹案雪山集宋王質撰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集中每自稱東平或稱汝陽不忘本也登紹興三十年進士召試館職不就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樞密使張浚都督江淮先後辟置幕府旋入為太學正孝宗時以上疏論事為忌者所中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陝辟與偕行後入為敕令所刪定官遷樞密院編修官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赴奉祠山居而卒質篤志經學所撰詩總聞已別著錄其文章氣節見重于世亦深為

宋史本傳所推惟周密齊東野語載張說爲承旨時朝士多趨之惟質與沈瀛相戒勿詣已而質潛往說所甫入客位瀛已先在物議喧傳久之皆不安而去與史殊相乖刺攷史稱虞允文以質鯁亮不回薦爲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多畏憚質陰沮之云云則質非附勢求進者殆張說等懼其彈劾反造蜚語史所謂陰沮之者正指此事密不察而誤載也觀其初受張浚之知又以湯思退薦爲太學正而論和戰守疏中排擊二人皆無所假借此

豈放利偷合者所能爲歟其集久佚不傳僅散見永樂大典中史稱其嘗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今止存漢高帝文帝五代梁末帝周世宗四篇又質自序西征叢紀云自丁亥至庚寅得詩一百三十有九詞五十有一記十序六銘二又于淳熙二年作退文有六悔有六變永樂大典所載乃總題曰雪山集無可辨別宋史藝文志稱王景文集四十卷又別出雪山集三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三卷焦竑經籍志朱彝尊經義攷

則俱云四十卷攷王阮原序稱其家以遺稿見屬
乃爲蒐羅刪次釐爲四十卷名曰雪山本其舊也
然則質初有小集三卷自題曰雪山迨阮編次全
集篇帙雖增而標目如故故三卷之本與四十卷
之本諸書互見也至張端義貴耳集載其何處難
忘酒詩稱所撰有雪齋集則又刊本流傳訛山爲
齋耳今據永樂大典所載分類排次共得一十六
卷其詩文先後有歲月可稽者各加攷證附于題
下雖殘缺之餘十存四五其生平出處與文章宗

旨亦足以見其梗概矣史稱質博通經史善屬文
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序是集亦稱聽其論古如讀
酈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自明
以來阮義豐集尙傳而質集湮沒不彰談藝家亦
罕能稱道今仰蒙

睿鑒取其論和戰守疏及上宋孝宗疏諸篇詞旨剴切
頗當事理

特命校正剗剔以發幽光洵爲千載之一遇至集中青
詞一體本非文章之正軌今欽遵

諭旨概予芟除又如會慶節功德疏福勝化緣疏真如
 修御書閣疏天申節開啓疏滿散疏水陸修齋懺
 經疏及修造榜文諸篇皆語涉異教亦併爲刊削
 以示別裁仍恭錄

聖訓冠諸卷首用以見表章散佚防邊奇衰之至意焉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 臣 紀昀

侍讀學士 臣 陸錫熊

纂修官司經局洗馬 臣 黃軒

雪山集原序

紹興中阮遊成均與東平王君景文同隸時中齋聽其
 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
 間語世務計後成否又如孟子言歷千載日至無毫釐
 差咳唾隨風皆成珠璣使讀之者如嚼蜜雪齒頰有味
 其施之場屋如拾芥如破竹而爲世所貴重者特其餘
 事耳未足以論景文也中書舍人張公孝祥使備制舉
 策略并論歷代君臣治亂蓋將舉焉會去國不果上庚
 辰春景文中進士第阮以服喪乃相契闕明年金人南

侵御史中丞汪公澈宣諭荆襄又明年丞相張公浚都督江淮又明年丞相虞公允文宣撫川陝皆致景文于幕下樞密葉公義問薦試館職丞相湯公思退擢領學宮丞相梁公克家處以敕局丞相陳公俊卿更以編摩宥密府材譽赫然亦以是數致言者而景文退居其里矣守郡者亦其學校舊怨中以流言孝宗皇帝盛明卽疑佳士不應有此而景文之冤不辯而自直阮之聞此也以書戲之曰名果累人者哉景文答曰至人無名此某學道不至也時已病目後忽寄詩有我疾不佳之句

而訃至蓋淳熙十六年正月十九日也其家勒以遺藁見屬乃爲搜羅刪次釐爲四十卷名曰雪山本其舊也惟廬陵歐陽公序蘇子美集有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蝕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又謂子美擯斥摧挫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嘗出力擠之死地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而后山先生贊劉道原亦謂當道原時識與不識相隨詆之如復仇施其逝未幾念慕歌詠恨其生之晚以爲前私而後公又曰孰屈不伸有亡有存有一其得曷較後前

噫景文得之矣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慶元四年冬十月二十日敷淺原王阮南卿序

雪山集卷一

宋

王

質

撰

奏議

論和戰守疏

案此疏是孝宗隆興二年質為太學正所上宋史本傳載之字句間有不

同今附注
本文下

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為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為才于是先逐義問次逐澈

獨徘徊于康伯不遽黜逐而意終鄙之

案宋史作獨徘徊康伯難于進

退陛下意終鄙之

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于是決

用張浚而浚又無成于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于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意一沮

案意宋史作志

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

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

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

牧之在雁門法主于守守乃所以為戰祖述之在河南

法主于戰戰乃所以為和羊祜之在襄陽法主于和和

乃所以為守

案此上三所以為宋史皆作有

是和戰守本殊塗而同歸

者也

案此上十二字宋史作何至分而不使相合八字

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

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

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

下即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

入陛下又蹇然有指鴻溝之意臣今為陛下謀

案臣今宋史作

使會三者為一天下烏有不定哉

案定宋史作治

上皇帝書

案此疏當是孝宗乾道初所上

臣觀陛下即位以來初欲繫單于而獻之廟社今乃坐

困于二渠帥而不能抗初欲焚庭犁漠復秦漢全盛之

幅員今乃併淮南而失之初欲驟奮雄張立乎漢武帝

唐太宗之上今乃國勢有南唐之蹙陛下試遷慮回思則平日施設舉措爲是爲非爲當爲否至此可見富國有捷法強兵有要術管仲吳起商鞅諸葛亮王猛略得區區之訣皆能以歲月取效今未暇亟言亦未能遽行直謂虎狼不可守門戶宜速驅使去耳以彼北摧契丹部族數十萬之衆南卻宿州七八萬之師不旬月而獲海泗唐鄧廬壽濠楚數千里之地殆非庸人所度劉寶郭振之流皆非其對陛下勿輕信人言謂無能爲臣往還淮南久聞邳州汴京大治舟船圖水陸兼進之舉而

東阻海北阻泗清口潁河之利不全長淮之勢不通不敢輕出移書三四移文六七使介兩三往來重失海泗必欲得而後和朝廷不深探其情便謂誠然倉卒委棄旣得之則水利快便自清口而下者入滿浦自潁河而下者入洪澤我無力以捍淮陰蔽山陽退保真揚之間彼舟船得淮河運渠之利騎兵占天長清流之勝吾真揚之師何以能立彼徘徊展轉列堡據要而未肯深進者冬深旱久淮水低運河涸舟船不得以迫江面雖得真揚徒睥睨而不能徑渡去巢穴愈遠致糧餽愈艱何

益又復遣人議和迢遞往來是特延引日月以待春水生運河深江湖應開口通則騎兵徑驅蹙真揚之戍舟楫隨進迫真揚之間與我爭長江之利無糧道之憂可以持久敝我矣完顏亮提百萬之師長江在前舟楫不具故格于采石頓于揚州慮懲前日之失是以有今日之爲今朝廷有二幸幸其不入幸其自去彼據形勢之地有可圖東南之理何憚而不入成師以出一戰不頓而坐制吾命何虞而自去朝廷若謂其本無用兵之意特欲見脅以成和恐遷延疑誤有如臣之所料今制寇

之奇實在荆襄一自唐州擣潁昌以趨汴一自鄧州擣汝州以趨洛往者完顏亮盡萃其徒于瀕江吳拱李道成閔合十萬之師端坐淮漢曾不能少掣其後而成閔倉皇奔歸赴救徒耗死者大半宿州之長驅德順之深入荆襄空屯數萬之旅飽食竟日終不能出汴洛之舉以分宿州德順之勢故彼得專志以蹙德順併力以退宿州今則專嚮淮南瞰江面以窺國都我又虛荆襄之力而弗應方且強驅民丁迫守江岸舉烽于樓設礮于竿築壘而建女牆掘濠而施釣板發坑以陷馬植椿以

礙舟其形狀可恥堂堂之國不作丈夫之規而常事小兒之戲使敵見之愈足納侮安能示威耶侵我德順之將士部曲其巢穴多在河中侵我宿州之將士部曲其巢穴多在汴宋汴洛一動關河震驚淮南之寇回顧而有後憂其勢必退不退則心搖迹孤擊之可以得志臣不復引兵法陳史傳蓋攻其所必救奪其所必爭此用兵之勝策自完顏亮南侵淮東之師敗于瓜洲淮西之師斃于楊林去歲又狼狽于宿州惟荆襄之師屢得利士氣全軍具備王宣之猛趙樽之審相濟所長皆可以

爲善將宿州之役荆襄有掎角之令二帥鼓舞三軍踴躍旣而止之咸相顧無色今敵盛兵以疑荆襄蓋亦慮有腹心之擣其唐鄧陳蔡之兵未必皆精揚聲十餘萬亦未必滿數往懲汝蔡之傷有憚荆襄之意今吾荆襄之衆不下萬人用吾全策乘彼憚意留三分之一以備諸要其餘徑擣直驅設使未有大功能掣之使退而後議和則辭令有氣而禮節有筋骨不至于厚幣遣使唾去而弗納陛下有此奇而不發非陛下不知亦非陛下不能臣竊料未有任事之人肯承陛下之意慮事不捷

則已有禍蓋自張浚無成廢罷朝廷皆以言兵為亂人
 撤藩仆關蕩然示之以無有而坦然交之以不疑夫是
 以至此之憑陵也今日刃侵于胸火逼于膚死中求活
 法當尋出奇之計而況理有必然勢有必中非妄舉輕
 擲如前日之比陛下若以臣言為然則斷自宸衷勿搖
 浮議行之可使制寇之奇勿投于無用之地臣非不能
 緣飾巧語鋪張繁文陛下何所用此且心危情迫有所
 不暇惟陛下憐其忠而赦其簡陋幸甚幸甚

上皇帝書

案疏中辛巳至甲申及十年無
 變云云當是乾道七八年所上

臣觀今日事勢訓兵理財先為富強以待天下有變敵
 國有釁則乘機從事于中原此今日恢復之定規也天
 下未有變吾能激之使變生敵國未有釁吾能撓之使
 釁作使就吾之機以行吾之志此今日規恢之奇謀也
 弋者取禽獵者取獸方其栖深林伏豐草偶然自墮網
 羅而後取之非弋獵之妙也動之使飛而觸吾之羅擾
 之使逸而觸吾之網網羅在此若有所不可已而必陷
 其中此弋獵之妙也自岐亮殞亡葛襄自立

案金史本
 紀不著廢

帝亮初封岐王亦不著世宗雍初名褒而宋史于紹興
 十九年書金岐王亮弒其主自立三十一年書金人

立其東京留守葛王褒爲皇帝與此所稱合蓋據當時傳告之文非本國習稱故金史畧之其守國

蓋亦得策然豈可以其得策而遂絕念忘懷以爲終不可圖也要當使其不得已而必捨得策就失策彼雖明知而無可奈何必當出此臣所謂使彼就吾之機者英雄圖天下之妙訣也與陛下言恢復者衆矣亦有及此者乎正隆之末中原本不欲南向岐亮以勢劫之未至汴而軍已離未渡淮而盜已作未抵江而中原大亂數年而後定此覆車之鑒也葛褒鑿岐亮之敗其勢不得不歸于和方陛下堅持不和之論爲葛褒者亦罔知攸

濟其初欲棄河南陷我以爲和其臣力言岐亮之死軍勢甚危我不能襲而止陳蔡之陷汴洛大震我不能進而退隴右之失關中欲傾我不能取而歸以此三者卜天意之不與我苦勸葛褒勿棄河南已而削臣禮損歲幣欲就我以爲和而陛下難于棄要害之地固執如初已而大臣異議竝邊撤兵則乘間進師遂脅我以爲和而陛下權宜從之葛褒謀和之序有三勢未安則欲陷我以爲和勢稍立則就我以爲和勢旣振則脅我以爲和和于是僅乃得成自辛巳至甲申何其欲和之堅謀和

之艱也葛裒之被袞服曩其初未敢僥倖久長也至是東南既和中原漸定而其國始可保矣葛裒初年金人已冇亡徵其能存立漸致康强者和之效也成之既艱保之必力苟失和則必用兵用兵則中原之人又復如前而岐亮之患亦將襲後此葛裒之所甚懼也夫中原之與金人其不相安久矣靖康建炎之際宇宙橫潰生靈駭散莫知性命之所寄金人得以卷蕩而平吞之然而立僞齊而復廢還河南而復取徘徊展轉欲奄中原而未決欲棄中原而又惜之既見東南之僅欲自全而

不能爲害也中原久困蹂踐無所歸依其勢已折而不能支于是決混一之計大徙五國之衆雜居中原不從令者蕩盡城邑誅及種族中原百姓既不能抗而又無所望于東南力盡勢窮而始定此彼之善觀天下情勢而疾徐操縱不失其節以是能成其強然號爲相屬而實未嘗相安天意留此與我若將以待恢復者也岐亮好勝自任以爲中原之人食我水土爲我臣僕者數十年無有不從而不知中原之人非相服之真心特以風恬浪靜難以施其鼉作鯨吞也風濤忽起足以鼓躍而簸

掉則平時蓄憾之心至此得以逞矣岐亮之還師未嘗
爲我所得而多爲中原百姓所殲關中隴右山東河南
州縣之稍復未嘗爲我所下而皆爲中原百姓所獻岐
亮一動而中原之釁作爲吾之利也如此爲彼之害者
如此葛裒因岐亮之變覺中原之心故其謀欲靜以安
之中原安則其國安其國安則其身安臣知葛裒永不
敢離燕地永不與南師何者其身所以得此位因前
人之舉此事也我又爲之則我身烏知其不爲亮他人
烏知其不效我也葛裒明見此理堅守此說故十年而

中原無變葛裒之說終不移則中原之變終不作中原
之變終不作則金人之勢終不傾不知我將坐待以至
何時也近者誰爲葛裒之謀寬誘中原之衆吾淮南遷
徙之民稍復還歸或者以是爲憂而臣益以窺見葛裒
之心可以行吾之謀也蓋彼務爲銷變而吾當激之使
變生彼務爲省釁而吾當撓之使釁作陛下旣了然見
天下之勢則當斷然隨勢而施謀儻移乘輿進幸建康
則中原必謹傳親征彼不得不簽刷調發以爲之備則
木末之風漸起江心之浪隨生中原之情固已洶洶而

不靖岌岌而不寧將漸逞前日正隆之態岐亮以斷然不移之決持熾然不可嚮之威方其簽發固已不肯盡從觀葛襲之庸豈可以比岐亮之果銳人不肯盡從亮則不肯盡從襲也必矣不肯盡從則其間必有強黠好爭踴躍思動者出而爲抗此天下有變之端也間遣一使者復請園陵其勢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益急備我益急則中原益騷又間遣一使者求減歲幣其勢亦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愈盛備我愈盛則中原愈擾或者以爲鷲鳥將擊而匿形苟欲圖人不當警使爲備此未

可與權也吾之警使爲備者乃欲激之使變生而撓之使釁作彼不如此則無以動中原中原動則彼覆亡之萌而吾恢復之資如此一兩年之間可以漸致中原之闕坐成敵國之亂而吾厲兵秣馬揚欲進之聲而未動飛符走檄作欲往之勢而未行中原一擾則不能遽止寢久而寢多寢廣而寢熾彼方分刃以支中原未暇全刃以及東南也中原室內之患東南門外之憂彼將孰先則吾雖產其禍而未卽受其敵其初陰攬之而未明犯之及其成敗之未決去住之未定分道整軍而前收

中原之豪族以爲吾爪牙據中原之沃壤以爲吾囊橐立契丹之主使率契丹之衆歸其故部還爲契丹立渤海之主使率渤海之衆歸其故部還爲渤海諸戎之在中原者各隨其主而返其故部則女真亦不能獨立于中原今人徒見其外龐然以大而不知其中枵然以空女真之衆曾不當奚契丹渤海靺鞨等諸國十之一五國之衆又不當河南山東河朔關隴等諸道百之一措女真于五國之間固已甚微措五國于中原之內蓋益甚眇今吾與中原相合而爲一則五國不得不散而去

女真不得不逆而歸苟其不然則亦自相魚肉決不能相守不貳以與我並爭于中原也五姓之亂劉氏爲匈奴而羯滅之石氏爲羯而冉閔滅之鮮卑又滅之慕容氏爲鮮卑而氐滅之復興而晉又滅之苻氏爲氐而羌滅之復興而羌又滅之姚氏爲羌而晉滅之金人殘滅諸戎蹂躪中原假合而爲一家凡今相處者非其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反兵之讎也故不獨中原與金人不相安而諸戎亦與金人不相安也金人常蓄土摧瓦解之勢于其腹心而吾不思所以謀之亦可謂偷安苟活

之計矣使偷而可安苟而可活如是而能久猶云可也
太祖太宗相與議汴洛之都太宗以遷爲難則決策居
汴太祖歎曰不及百年東南之力竭矣未五六年而
東南已以病告蓋重兵宿于京師而供給仰于東南京
師之備愈滋則東南之力愈負重今以東南爲國西自
興梁東至吳越羅兵爲守已過承平之大半而未止也
不獨養兵而所以爲國之具其取諸東南者又倍重于
承平之時今將五十年矣其力日削一日歲賸一歲蘇
綽之在魏也以國用不足重爲征稅之法旣而歎曰今

所爲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東南
立國之初一時張弓之法至今不弛而更急者多矣近
世趙開爲鹽酒之法以贍蜀師將死言曰若因循不恢
復蜀將大困而我爲禍首也此與蘇綽之意無異今張
弓之法不弛而更加急恐非可以持久也大抵東南本
非久立國之地民力盡則國從之漢自靈帝以後而南
北分在南爲孫氏晉自愍帝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猶爲
司馬氏已而爲劉氏爲兩蕭氏爲陳氏唐自昭宗以後
而南北分在南爲楊氏已而爲李氏其間擁虛器徒有

名號者居多亦可謂國非其國也故在今日不得不注意中原以紓東南迫切之勢以圖宗社堅長之策西晉凡五十一年武帝羸安者二十餘年而惠帝懷慙極亂者三十餘年至元帝中興而中原已無情于司馬氏矣何者相恩之日少相毒之日多也故晉人恢復爲難然桓温至灞上劉裕入長安中原猶有戀戀之情所謂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舍此何之是時關中相繼爲苻姚割據將八十年與劉裕初漠然也而苦邀其留痛恨其返蓋慮北有拓跋西有赫連也

我自太祖造邦德澤洽于中原者二百年今相離雖漸久而其情未泯也爲我毀族爲我殺身者不可勝數而終不悔豈可使之帖然受制于人而無所泄其憤闕然相疎于我而無所効其情哉紹興隆興屢欲恢復而不就蓋謀國大臣握兵諸將之過而非中原之難下也中原難下當在他時日愈久而情愈衰則相視如路人甚則相疾如仇讎此則中原難下之時也宣和取燕山契丹曰南人只道燕雲是我故地不道屬我已二百餘年能無許久君臣之情今日但當死鬪故涿易二州之外

其餘皆愬然也他時中原固應有此氣象有此氣象則難圖矣政不惟氣象難圖且恐當有草萊豪傑起而收之今日雖有豪傑亦未能收何者人情未忘我也人情未忘則知有我不知有他從我則能行捨我則不能立故豪傑睥睨而不敢輕發必待我而後可動雖使有赤眉王郎亦必託漢爲名託漢爲名則借漢爲重是其權已在漢則終當歸漢何者僞不敵真也今陛下握金人興亡之權制豪傑從違之命而或者謂恢復爲難陛下過聽而未決則是未嘗有以的然可指之形判然不可

易之理而告陛下者也臣謂今日有事于中原以十分爲率而計之六分用中原攻金人一分用諸戎攻金人三分用東南攻金人若十分盡仰東南此晉宋所以多無成也宋文帝謂佛狸曰河南舊是我地今當修復不干河北不知中原已無情于司馬氏而安得有情于劉氏也故檀道濟王玄謨之力易窮佛狸之勢難遏蓋專取力于東南而無所借助于中原此元嘉所以再舉而再屈非今日事勢之比也今日事勢大略與東漢相同西漢自高祖以至平帝二百年而奪于王氏十五年光

陰未遠風聲相聞故人情思漢爲深光武起于中原其勢爲便陛下興于東南其勢爲不甚便然光武極其力堅其志而期于必成陛下容有所疑容有所憚者必有一擲之語孤注之言以動搖陛下之心而不知天下有全策如臣之謀也光武至不樂兵嘗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關東初旱不堪兵間之積苦且欲置隗囂公孫述二子于度外然終不能自己者慮後患之難圖也況陛下守東南難久立之地對女真不並存之敵未易可以安枕高臥置此于度外以隗季孟公孫子陽待之也夫

天下之勢至此不變則不解氣候煩蒸非疾雷迅雨則鬱滯之氣不散清明之氣不回當是之時惟英主能與世爲雷雨陛下真英主也可惜蹉跎玩時將老陛下之齒髮迤邐遺患將殃陛下之子孫凡今所患兵之未精財之未裕陛下試令臣熟數于前然後知兵非難精財非難裕臣雖無似自度與陛下辦此而不難陛下誠能變風俗銷朋黨使淫辭詖行者舉不得作則出而與陛下同心圖事協力濟功者將患其多不患其少臣雖不才誠自信與陛下辦此而不難臣非敢自謂能也陛下

有英主之高資一借箸可以轉移天下之安危一躡足
可以鈐制英豪之死生故臣敢請與陛下畫策與陛下
任事足以取效而無難恃陛下之為英主也惟陛下圖
之

雪山集卷一

雪山集卷二

宋

王

質

撰

奏議

論廟謀疏

一曰浮言勿搖臣嘗論之夫人之為國利之不能不喜
害之不能不懼惟其當利害之際喜而不示其喜之之
形懼而不露其懼之之迹故其虛實不可得而窺而淺
深不可得而測何者慮之素定故不搖養之素厚故不
驚彼其輕喜而驟懼者皆慮之不定養之不厚故倉卒

迫懼之中利得以怵而動害得以脅而遷嗟夫天下之變生于有間而可入善爲國者深藏其喜懼之端補綻縫隙以自秘其肺腑使人探之而莫能抵其淵叩之而莫能揣其鑰窮搜曲覽而莫能得其要領當是之時雖有強鄰悍敵亦且逡巡退縮而不敢措意于我臣觀自古謀人之國旣先誘之以利又喝之以害所以尋其間也或者不能閉其尋之之路而開其入之之門喜懼之情洋溢于內表著于外故墮其計而不知此何異搏人而授之以手足盜在門而自啓其鍵也其亦可謂大惑

矣蓋昔者秦人欲以十五城而易趙璧趙人雖吝于予璧而喜于得城璧旣入而城不割則倉皇攜璧以歸夫秦人以虎狼之心欲盡吞諸侯而宰天下其志豈在璧也而藉以試趙趙人信之則秦人固已得其肺腑矣是以暴驚陵劫至于加兵而不忌蓋知其無能爲也楚子伐宋不服令其師曰築室反耕楚烏能築室反耕也哉何者越千里以伐人而強晉蠢蠢然又有欲動之勢形孤而心搖必不能久矣而華元不得其情震悼惴慄奔走求盟若不可以終日此其勢不得不折而歸楚是二

國者其初未嘗有致弱之形而不能自窒其間近者傳北朝欲歸河南之地臣聞之士大夫以爲朝廷至于動色相慶已而聞北朝欲遷汴京之都臣聞之士大夫以爲朝廷錯愕而莫知所爲夫河南之歸汴京之遷此不待智者而得其是非矣何者古之棄地有三或不能有而棄或無所得而棄或交相易而棄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河南之不歸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利誘我而試其喜不喜也古之遷都有三或以兵火殘敝而遷或以鄰敵窺伺而遷或以形勢

迫隘而遷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汴京之不遷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害喝我而試其懼不懼也此正當今室間之時而喜懼之形烏可輕出哉臣讀東晉謝安傳而詳觀之處利害之際至于苻堅之寇而不爲懼謝元之勝而不爲喜

案謝元之元宋時避廟諱

所未嘗不咨嗟嘆息以爲後世君子之莫及而推原其故則蓋本于慮之素定而養之素厚是以利不能誘害不能喝夫天下之事緣飾之則以文雅而鎮壓之則以器局就二者而輕重之寧不足于文雅而器局之君子

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也

二曰小利勿動臣嘗論之曰靜而觀利害之變揣其輕重量其多寡而擇其害輕利重害寡利多者爲之雖間有所拂于世俗然固當有所勿恤何者天下之利害紛綸反覆于冥漠之中搏之而不可執其形尋之而不可究其端然輕重自有定勢而多寡自有定量甚不難知也今夫以銖兩鈞石而視衡則銖不若兩兩不若鈞鈞不若石以龠合升斗斛而觀量則龠不若合合不若升升不若斗斗不若斛善處利害者如衡之于銖兩鈞石

量之于龠合升斗斛深明于毫忽之間曲辨于勺撮之際惟夫世之君子心不平而氣不定高則爲名所眩下則爲利所怵是以輕重之定勢多寡之定量舉惶惑顛倒而莫知晁錯之削七國朱异之納侯景楊國忠之服安南昔以爲利一而害百者利一而害百雖童子亦有所避而不爲執天下之柄而不若童子之識亦可謂大拙矣臣嘗歎伏會昌宰相李德裕之善處事以爲非庸材常習所可及烏介可汗飢不能振退渾党項請以部落擊之因天德軍使田牟以爲言德裕曰不可沙陀退

渾不可恃也見利則進遇敵則走誰肯爲用耶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敵角必敗黠戛斯來言攻安西北庭武宗欲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庭五千里異時河隴爲我郡縣故能緩急調運河隴旣入吐蕃則何所興發何道餽輓縱得無用嗟夫有誅敵之便而不進有得地之勢而不取此庸材常智之所謂失機者也而德裕所以揣輕重者甚明而量多寡者甚精以爲誅敵而生釁則不如勿誅得地而耗財則不如勿得故他人以爲可德裕以爲不可而今之謀利害者不

然近者括沙田籍銅器此其爲利亦末矣臣聞之士大夫沙田之數租以石計錢以緡計始不過十數萬而淮浙西之民咨嗟憤恨有甚不堪者舉天下之銅器而付之爐冶或者以爲風餐土食之餘薪烹火化之後頗不便于鑄錢而生民器用一掃而空之此二者皆以毫髮之利而召天下之怨豈非謀利害者不揣輕重不量多寡之過歟臣聞天下之人誰能皆有以順適其意苟使吾事舉而有功功成而有利則雖朝謗夕誹固有不必問者今之所圖者百分之勞曾未有一分之獲而天下

已紛紜議論而不可禁臣以爲善計利害者不爲也

論舉能疏

一曰寬大臣夫所謂寬大臣者何也臣嘗論之曰古之大臣其操心也不危其臨事也不怠是以優游閒暇而能有所建立夫使大臣而下比小吏瑟縮踖踏常若有所掣其肘而履其足者左顧右盼惟恐他人得以短長是非而議其後坐于廟堂凜然燕之巢幕也當是之時惟夫無能不才慕恩寵保爵位之人然後能靦顏安據乎其上面奇傑大度之士以有爲之才而束之小吏之

律則亦褰裳而去有所不顧者故夫天子之于大臣使其施爲措置不盡拘于繩墨規矩之內間有所幹旋提挈以讐天下之情夫旣爲天子之大臣則當開胸露臆以與天子共推無疑之心不可爲山廉細謹以自免于衆人之議而僥倖于久安而不奪夫曲廉細謹非所以爲大臣體也其賢不過爲張禹孔光而不肖者乃至于蘇循趙涉夫其開胸露臆而無所疑其上者遂爲伊尹周公而下亦不失爲杜黃裳李德裕天下徒見夫王莽楊堅之流盜權而取國以謂凡爲大臣者舉不可以有

所爲而不知王莽楊堅之流固不世世有也如是則拱手卷舌而已矣蓋昔者堯舜之咨四岳曰孰能乂水也四岳曰鯀可曰孰能弇朕位也四岳曰舜可夫鯀之方命圮族雖堯舜亦度其不可用而四岳乃以甚不肖之人而猥充至重之責自今視之必曰是誤國也舉天下而予人豈細事哉而四岳遽以在下匹夫而上居天子之正位自今觀之必曰是非所當言也蓋古之君臣相與忘機于形迹之外小過不責大言不怒然後能濟天下之功今之大臣何其甚謹也平日之論薦者才氣雄

渾足以任重而致遠者何人也議論慷慨足以籌安而慮危者何人也幹局明練足以剴繁而解紛者何人也以臣觀之非雕章繪句而取科第則守己畏事而省過失者也夫雕章繪句而取科第君子謂之陋儒守己畏事而省過失君子謂之庸夫非天子大臣所宜論薦也然此二流者雖不足以立事亦不足以累人大臣論薦而出此無乃取其不足以累人而不恤其不足以立事歟懼馬之奔蹶而求其無奔蹶者可矣取偶馬乘之曰吾懼其奔蹶也不亦太過矣乎臣非敢妄詆大臣之論

薦也然慮其操心太危臨事太忌而偶馬得至乎其間也欲使大臣操心不危臨事不忌則莫若陛下少寬假之略其小失而責之以大綱使大臣稍稍釋去負背之芒刺從容泮奐措意于法律之外而專搜天下英偉豪傑之才必不敢徒爲論薦以虛文而塞上意臣愚以謂小有所肆者乃大有所畏也

二曰制私情夫所謂制私情者何也臣嘗論之曰古者才則進不才則退舉天下之才而其進退舉不出于此兩者而今進退才與不才俱無預乎其間古者士大夫

皆涵養醞釀于學校之中司徒之所謂選士則士之秀者也學之所謂進士則造士之秀者也司馬之所謂辨論官材則又進士之賢者也天下之士萃而奔走于天子之爵祿惟其秀且賢者得之秀者異于人賢者過于人之謂也至于東寄而西棘則皆恬于爲惡而不變者也夫是之謂有才者進不才者退自後世才與不才混并爲一而所謂進退者惟其有力無力而已有力者不患其不才而無力者雖有才而不濟是故爵祿之公器而集乎權勢之私門此其勢然也蓋制私者不強其勢

而反之正而使平其勢而不趨乎偏故祖宗所爲舉薦之格者所以均天下進退之勢也今之法大略自迪功推而上之必三削而後遷謂之關陞自從政推而上之必五削而後遷謂之改官而其上所當舉薦之人以章計之歲有定數以人計之歲有定員如是而後有力者有所格而不得騁而無力者亦得以馴致而序進臣故曰祖宗所以均天下進退之勢也自今觀之進退之勢初未嘗均非法之有弊也法爲人所勝也非人之能勝法也人爲情所勝也凡人之情有所畏則有所迫有所

變則有所牽迫者牽者交勝則天下之公法徇于一人之情有不得不然者今夫某人操某人之書而謁于某人此必有所挾也挾之愈重則慙之愈速謂之應副其求者又如執券之取償其應之也如取諸懷而予之也有某章而不敢用有某人而不敢舉曰後將無以應權勢之請也謂之準備寧忍而不發以俟夫急而應也某人禱某人而求薦某人則某人亦禱某人而求薦某人謂之換易內有不酬從而爲辭曰某人債未償也或委某人而治某事則先命之曰某事集則以某章薦或以

某人營某物則陰囑之曰某物至則以某章薦謂之酬勞有不如其所欲不特不薦而已又加以罪焉夫是四弊者舉內外流之失也臣嘗謂應副之弊準備之弊是生于畏而有所迫換易之弊酬勞之弊是生于愛而有所牽臣愚欲望陛下明諭當薦舉之人舉某人則列其實曰臣以某事而舉某人也既以名聞則京秩而上付之給舍京秩而下付之都司是其所以然而駭其所以不然既定則付之御史以按其姦此其事雖繁然可以制人畏愛之私情庶幾有所憚而不至于大縱今某之

論曰是無益也植藩籬固扃鑰雖未足以禦盜不猶愈于撤藩籬而啓扃鑰以聽其自至者哉是謂之無益不可也

論馭臣疏

一曰勿窮恩臣嘗論之聖人之服天下惟其我無望于人而人不能無望于我夫是以能鼓舞天下才俊豪傑之士至于奔走勞苦終其身而不厭夫天下之才俊豪傑所爲奔走勞苦終其身而不厭者何也有所深慕而不可以遽取有可得之方而無必得之理欲進則有所

格欲退則有所不忍捨聖人默藏其顧盼顰笑而天下爭先爲役而聖人漠然終未嘗有所求于天下夫使天下才俊豪傑之士稍有所長則挾其所習以邀其上軒然自以爲天子不可一日無我也而天子惟其欲之爲徇慊然亦自以爲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斯人也天子以爲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斯人則斯人亦以爲天子不可以一日而無我夫如是則黃帝堯舜不能以號召天下嗟夫天下誠不可無才俊豪傑之士也而不可使之失機故聖人駕馭才俊豪傑之士廉于用恩而信于

用法大抵以爲我之所賴于爾者輕而爾之所托于我者重我可以無爾而爾不可以無我然後聖人之所以憑藉而倚仗者甚重而不輕也是之謂機昔者漢高帝崛起于匹夫之微而與秦楚爭天下所藉以爲心膂爪牙者惟二三豪傑是賴然高帝銖分寸量未嘗有以大慰其心下某城則得某邑破某敵則錫某爵否則終歲不遷至于以一齊而授韓信猶靳靳而不肯予彼高帝非有所晉以爲我之官爵有時而窮土地有時而盡也要使有時而窮者常若無窮有時而盡者常若無盡使

夫豪傑之士相與回旋曲折于無窮盡之中而莫自知此固高帝之所以爲善將將者也唐明皇寵一安祿山自營州都督十遷而至宰相自平盧一軍五增而兼三道之兵祿山之才未盡而爵祿已窮矣臣聞之習鷹者搏擊之權在鷹而飲食之權在人故鷹之于人常不惜其搏擊之力以易其飲食之資而人之于鷹常重惜其飲食之資以邀其搏擊之力而後能用鷹有淺丈夫者惴惴然惟恐其不可使也則雉兔雞鼠日陳于前其不颺去者鮮矣尙安能爲我盡力于搏擊哉明皇之于祿

山是養鷹而飽者也臣嘗論祿山逆計萌于天寶之中年然而隱忍涵養以爵祿之窮而後發是故役使天下豪傑之士必使彼之才有盡而我之爵祿不可窮今之爲大將平居無事爲天子統會士卒而已非有攻城掠地之功汗馬之勞也然而無故而進某階加某職夫今之爲大將者類非小官也馴致不已不數月可以極人臣之位昔者曹彬克江南太祖皇帝惜一節度使不與拳拳留之以待巴蜀之平狄青交廣逐儂智高議者欲寵以樞密使獨宰相龐籍以爲西北猶未平後有大功

何以賞之蓋其深謀遠慮以爲寧使之常有所不足而不可使之自安于有餘今無故而窮之何也且天下未嘗無緩急也窮之于無事之時則何以使之于有事之際乎臣懼其才未盡而爵祿先窮也

二曰勿開隙臣嘗論之天下之患其開也有隙其成也有形方其開也棲之則墜轉之則散稍縱而弛則復合往來翕忽眇眇綿綿使人可以疑可以欺夫是之謂隙及其成也掩于東而生于西抑于內而振于外極力而攻之力愈窮而患愈熾夫是之謂形天下之患惟不可

使至于形成天下之患而至于形成雖有敏者不可以措手嗟夫世之君子其所以待天下之變盡矣而惟其杜隙者甚難彼其智非不足以知也而知之以爲無足憂何者見其微而不察其著見其小而不極其大見其所出而不推原其所窮夫三者是拱手而待變也蓋臣思之苻堅之寵鮮卑李林甫之任邊將僕固懷恩之裂河北杜元穎崔植之縱朱克融皆熟視其隙而不爲彌縫補苴以塞其變近者至于陷國忘身而遠者至于遺害數百年而不息臣嘗密察天下之患其狀如長江大

河方其激然若有所洩而不能潰凝然若有所鬱而不得發回旋曲折陰蓄其怒于其心而朝搜暮求以尋其馳騁奔衝之路于此之時而不爲之高其隄防以殺其暴導其支派以洩其潰其勢必咆哮騰踴蕩然而四出壞城郭包陵谷而不可治然天下之人不能曲盡水之情狀狎其安流而忽其無事以爲無足畏者則是引水而橫流于天下也臣觀漢唐之季皆由宦官斲喪其國內脅人主戕公卿外招姦雄連盜賊至于舉天下鬩然而起縱橫奔突天下卒至亂而不可制蓋其慘如此臣

嘗細究其源則似甚微蓋自竇憲兄弟竊威弄權而鄭衆于是有功故臣以爲漢之宦官其隙開于鄭衆其形成于孫程曹騰而極于曹節王甫自安南林邑之擾而楊思勉于是有功故臣以爲唐之宦官其隙開于楊思勉其形成于李輔國仇士良國家宣和之末紹興之初因宦官而召亂者再而至于今亦少損矣平居廣殖貨財縱享娛樂窮極滋味此近習之常態固無足怪者臣獨慮其爭引朝士以爲門人此其漸則不可以不制且民間之論以爲某人之進某人主之臣非舉以爲信也

而熟察其迹則不爲無證何者天子之密旨或洩而外
傳而人臣之私情或不旋踵而疾應非此曹而誰爲也
嗟夫天下之事有聚必有散有所甚昵則必有所甚疎
唐自開元之間高力士引宇文融楊國忠韋堅王鉷而
南北司合而爲一自永泰以後元載殺魚朝恩而南北
司判而爲二其合也則南司藉北司以成姦其判也則
南司因北司以成釁此其勢之相激有不得不然者今
日勿使合而爲一則異時不至于判而爲二此陛下不
可不留意也

雪山集

卷二

賀振勳校

程